

※ 書目文獻 ※

《萋香軒文稿》為裕瑞手稿

劉廣定*

一、引言

清宗室愛新覺羅裕瑞，號思元，又號思元主人，乃努爾哈赤幼子豫親王多鐸四世孫修齡（豫良親王）第二子，生於乾隆三十六年辛卯（1771），卒於道光十八年戊戌（1838）。乾隆六十年封為不入八分輔國公。曾任散秩大臣、鑲白旗蒙古副都統。嘉慶八年（1803）調任鑲紅旗滿洲副都統。十年署正黃旗護軍統領，十四年因故革職。十六年，又任散秩大臣、正黃旗漢軍副都統。十七年，管理正白旗護軍統領。嘉慶十八年癸酉（1813）又因故革去輔國公，改賞四品頂戴，授任宗人府七品筆帖式。但同年再因手下人參與天理教作亂之事失察而被革職，遷往盛京管理宗室事務。翌年因買有夫之婦為妾，被罰「嚴密圈禁，派弁兵看守，不拘年限」¹。道光七年底獲赦，八年初回京²。裕瑞能詩畫文賦，是當時清代宗室文人中著作最多者。又通藏語（即唐古特語），曾譯藏傳佛經多卷。

據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裕瑞生前已刊行詩文集九種³：

- (1) 《萋香軒吟草》（天爵豐紳殷德嘉慶七年壬戌序稱為《萋香軒詩集》），嘉慶七年壬戌（1802）鐫。
- (2) 《樊學齋詩集》（法式善序），嘉慶十年乙丑（1805）鐫。

* 劉廣定，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名譽教授。

¹ 吳恩裕：《考稗小記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香港分局，1979年），頁30-31。

² 瞻庵煥明《遂初堂詩集》卷九有〈送思元歸京並送陳孟湖學使歸鄉〉及〈送別思元主人歸京師〉兩首作於道光八年之詩。

³ 裕瑞作品收入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第500冊。

- (3) 《清豔堂近稿》（紀昀嘉慶四年己未序，劉墉序），嘉慶十三年戊辰（1808）鐫。
- (4) 《眺松亭賦鈔》（紀昀嘉慶四年己未序），嘉慶十五年庚午（1810）鐫。
- (5) 《草檐即山集》（樂鈞嘉慶十六年辛未序），嘉慶十六年辛未（1811）鐫。
- (6) 《棗窗文稿》（楊芳燦嘉慶十一年丙寅序稱為《樊學齋文集》，嘉慶十七年壬申自序），嘉慶十七年壬申（1812）鐫。
- (7) 《瀋居集詠》（道光八年戊子自序），道光八年戊子（1828）鐫。
- (8) 《東行吟草》（慈士衡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序，嘉慶十八年癸酉自序），道光九年己丑（1829）鐫。
- (9) 《棗窗文續稿》（道光八年庚寅自序稱為《再刻棗窗文稿》），道光十年庚寅（1830）鐫。

其生前未刊稿本，現知有北京國家圖書館藏裕瑞稿本《參經臆說》（原朱南銑所藏）、《棗窗閒筆》（原孫楷第所藏）、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裕瑞稿本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，以及潘重規先生原藏，現由韋力收藏之《萋香軒文稿》。其中《萋香軒文稿》有「嘉慶八年三月朔旦」自序；《參經臆說》序云：「余自居瀋以來，日常無事，玩味經典，偶有所見，輒隨筆錄稿存之，久而成帙……。」知乃嘉慶十八年後所作；《棗窗閒筆》則無撰寫日期。《萋香軒文稿》於民國五十五年（1966）由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，及二〇一五年由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兩度複印發行。比較兩者，知香港版《萋香軒文稿》之彩色部分受當時複印技術等原因所限，有失真之處，但文字部分未受影響。

裕瑞的著作以往少人重視⁴。上世紀五十年代起，古典小說《紅樓夢》研究之風盛行，因《棗窗閒筆》中有長文述及曹雪芹身世及脂硯齋評語等，一九五五年北京的文學古籍社將該書複製刊印，以供研究利用。一九八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予重印，使得裕瑞及《棗窗閒筆》聲名大著。潘重規先生在香港版《萋香軒文稿》的〈影印《萋香軒文稿》序〉中說：

裕瑞《閒筆》論曹雪芹及《紅樓夢》脂批者尤多，願獨不聞有集傳世。十餘年來，余羈棲海外，偶得裕瑞手書《萋香軒文稿》一冊，凡史論及遊記雜文

⁴ 裕瑞已刊之著作除前述九種外，還有《思元齋文集續刻》（年代不詳）及《論孟餘說》附《論古七則》（道光十三年）兩種。

廿餘篇，篇末多綴當時名士法式善、楊芳燦、張問陶、吳鼎、謝振定諸家手評，自序成於嘉慶八年三月，蓋裕瑞中年以前之作也。近人吳恩裕《考稗小記》云：「余於廠肆得裕瑞所書自作〈風雨遊記〉，瑛寶為繪『風雨遊圖』手卷一軸，當時題跋者不下數十家，如觀保、法式善、翁同龢〔規案：同龢乃道光以後人，年代不相及，疑翁方綱之誤〕、錢樾、錢載、成親王等。」今觀此稿首載〈風雨遊記〉，復有〈書風雨遊記後〉云：「庚申夏郊外散步遇雨，一時乘興，偶作〈風雨遊記〉，一畫友見之，遂為作圖，前書此記，余復乞諸名家題跋，以光卷軸。後復有為作圖者，余思仍書前記，不無重贅，故又作數語以志之。」知吳氏所見，正與後記所言合，且瑛寶所圖外，更別有一圖也。此稿真行書頗具晉唐人筆意，且所附評語亦均同時名士手筆，則此稿殆亦裕瑞自書。文學古籍社影印《棗窗閒筆》，原稿字體頗拙，且有怪謬筆誤，如「服毒以狗」之「狗」誤為「狗」，顯出於抄胥之手，謂為原稿，似尚可疑，讀者試取二稿比對觀之，當可得其實際也。⁵

《萋香軒文稿》在香港出版後，當時北京學者吳恩裕、史樹青等均分別表示異議。例如：吳恩裕比較《萋香軒文稿》中的〈風雨遊記〉、「風雨遊圖」上的裕瑞字跡和《棗窗閒筆》，以及一些裕瑞詩文稿後，得出了相反的結論，而認為《棗窗閒筆》是裕瑞親筆所書，《萋香軒文稿》則是「倩人代抄」⁶。史樹青從裕瑞於道光十二年所繪墨菊條幅，判斷該畫題字與《棗窗閒筆》的書法完全一致，而與裕瑞另一著作《萋香軒文稿》頗異，又以「《文稿》中各篇之後，張問陶、法式善、吳鼎、楊芳燦、謝振定諸人所書跋語（實為評語）與傳世各家書跡不類，從語氣，圖章等看，亦可確定為後人偽填」。故也認為《棗窗閒筆》乃裕瑞手稿，而《萋香軒文稿》則否⁷。又，朱南銑曾據所藏裕瑞《參經臆說》與《棗窗閒筆》比較以後，也認為「《棗窗閒筆》稿本，筆跡全同《參經臆說》」⁸。惟須注意：潘重規與吳恩裕、史樹青觀點不同處只在《棗窗閒筆》或《萋香軒文稿》是否為裕瑞手書，而非孰真孰

⁵ [清] 裕瑞：《萋香軒文稿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，1966年），無頁碼。

⁶ 吳恩裕：《曹雪芹佚著淺探》（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79年），頁85-93。

⁷ 史樹青：〈跋程偉元羅漢冊及其它〉，《文物》，1978年第2期，頁73-81。

⁸ 朱南銑（遺著）：《〈紅樓夢〉後四十回作者問題札記（下）》，《紅樓夢研究集刊》第7輯（1981年），頁313-314。

偽。

然其後有些學者如歐陽健等，以《萋香軒文稿》為裕瑞手稿⁹，而視《棗窗閒筆》為偽書。因而近年來又有一些學者如黃一農¹⁰、高樹偉¹¹等投入相關研究，由許多可信之證據證明《棗窗閒筆》絕非偽書，但他們仍是依據一些文字的寫法，強調《棗窗閒筆》乃裕瑞手稿，而以《萋香軒文稿》為裕瑞自抄之說可疑。韋力則強調《萋香軒文稿》為裕瑞真跡¹²。惟拙見以為，僅憑比較書法及文字的寫法，不足以確認是否為某人手跡。現擬重新檢討前人的論點，並從《萋香軒文稿》之內容來判斷此「文稿」確是裕瑞的手稿。

二、《萋香軒文稿》之內容

「萋香軒」乃裕瑞早年書齋名，故最早（嘉慶七年）之詩集名為《萋香軒吟草》，而嘉慶八年之文集名為《萋香軒文稿》。此文集係寫在「碧玲瓏牋」上。原本留有一些空白頁，上述潘先生的〈影印序〉即寫在此牋之空白頁上。除裕瑞本人之〈萋香軒文稿序〉外，《萋香軒文稿》含文二十四篇，其中多有當時名士題跋，包括：

- 風雨遊記（法式善跋）
- 書風雨遊記後（楊芳燦跋）
- 符堅論（法式善跋）
- 元魏子攸爾朱榮論（法式善跋）
- 梁武帝築淮堰論（楊芳燦跋）
- 梁武帝臺城論（楊芳燦跋）
- 蘇子卿納婦異域論（張問陶跋）

⁹ 歐陽健：《紅樓新辨》（廣州：花城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頁257-272；《紅樓詮辨》（上海：三聯書店，2014年），頁237-257；《紅譚2014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頁296-346。

¹⁰ 黃一農：《二重奏：紅學與清史的對話》（新竹：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481-508；〈裕瑞《棗窗閒筆》新探〉，《文與哲》第24期（2014年6月），頁1-24。

¹¹ 高樹偉：〈裕瑞《棗窗閒筆》新考〉，《曹雪芹研究》，2015年第3期，頁1-28；〈也說紅學史大懸案——有關《棗窗閒筆》的幾個故事〉，《中華讀書報》（北京），2015年8月5日。

¹² 韋力：〈《萋香軒文稿》VS.《棗窗閒筆》：紅學史一大懸案再檢討〉，《中華讀書報》（北京），2015年7月29日。

明英宗得力於宋徽欽論（張問陶跋）
 雨災說（張問陶跋）
 夏言論（吳肅跋）
 樊學齋記（楊芳燦跋）
 駁范氏胡氏通鑑綱目華夷論（無跋）
 唐太宗論（法式善跋）
 喬知之論（吳肅跋）
 論涇川叢書張東山史疑高光論（吳肅跋）
 郭汾陽論（吳肅跋）
 法梧門詩序（謝振定跋）
 張居正論（謝振定跋）
 蘆溝曉月記（謝振定跋）
 趙普論（謝振定跋）
 牛李維州論（楊芳燦跋）
 宋仁宗廢郭后論（張問陶跋）
 王安石論（法式善跋）
 盆景說（無跋）

此稿本無頁碼，碧玲瓏牋全葉十二行，對折後每半葉六行，每行書寫十四字。各文未加序號，但皆自新頁開始而非連續抄寫（見圖一），可知是請友人品評之單篇原稿，與付刻底本不同。

法式善、楊芳燦、張問陶、吳肅、謝振定這五位當時名士，都與裕瑞交往很多。例如，法式善除嘉慶十年為裕瑞《樊學齋詩集》作序外，《存素堂詩》¹³中有多首言及裕瑞，如《存素堂詩初集》中：

嘉慶四年己未有〈題思元道人萋香軒集後〉、〈思元道人寫竹見貽〉、〈題思元道人畫冊〉（卷八）。

嘉慶五年庚申有〈書思元道人風雨遊記後〉（卷十）。

嘉慶七年壬戌有〈思元道人以臨摹諸帖見貽並示遊香山臥佛寺詩韻〉（卷十三）。

¹³ 《存素堂詩初集》與《存素堂詩二集》見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第435冊。

嘉慶八年癸亥有〈讀樊學齋文集〉(卷十六)¹⁴。

嘉慶九年甲子有〈思元道人園中十詠〉(卷二十)¹⁵、〈題思元道人畫竹〉(卷二十)、〈思元道人招同蘭雪小集〉(卷二十一)。

嘉慶十一年丙寅有〈八月廿四日樊學齋道人招同謝薌泉¹⁶ 徐星伯木遊大覺寺過海甸別墅中憩¹⁷、〈樊學齋道人遊大覺寺後屢以五言相示且多見懷感賦〉、〈樊學齋中作〉(卷二十四)。

《存素堂詩二集》中：

嘉慶十三年戊辰有〈樊學齋主人以素冊書新詩見示並命綴句〉、〈小集樊學齋觀高侍郎戲墨即題張仙槎畫後〉(卷一)。

嘉慶十五年庚午有〈題交遊尺牘後現在之人〉五十首，其二為「思元道人」(卷四)。

嘉慶十七年壬申有〈茶話樊學齋主人以新刻全集¹⁸ 并自臨詒晉齋詩帖惠贈歸家展讀敬賦一詩以當題識〉、〈樊學齋主人雪中惠貽珍饈侑以詩奉謝〉(卷八)。

至於「筆跡」，前述史樹青所謂「與傳世各家書跡不類」之說可疑。現取吳肅之四條評語與其為裕瑞《清豔堂近稿》所寫之跋比較(圖二 a、b)，知評語之間即有一些差異，但非「不類」。其他有關「筆跡」之討論，見下節。

上文已言裕瑞於嘉慶十七年壬申鐫刊《棗窗文稿》，有楊芳燦之序，分上、下兩卷，各收文二十五篇。上卷(共七十五全頁)為：

考古論

文采說

風雨遊記*

書風雨遊記*

符堅論*

元魏子攸爾朱榮論*

明英宗得力於宋徽欽論*

¹⁴ 《樊學齋文集》即嘉慶十七年壬申刊印之《棗窗文稿》。

¹⁵ 裕瑞詩四首，見《樊學齋詩集》，頁 20-22。

¹⁶ 謝振定：《知恥齋詩集》，卷 6，頁 25 有〈思元主人招遊大覺寺八月廿四日〉。

¹⁷ 裕瑞有詩四首，見《清豔堂近稿》，頁 19 下 -20。

¹⁸ 即指《棗窗文稿》上、下兩卷。

夏言論*
 巴延論舊作伯顏
 唐太宗論*
 喬知之論*
 解涇川叢書張東山史疑高光論*
 梧門先生詩序**
 張居正論*
 蘆溝曉月記*
 趙普論*
 牛李維州論*
 宋仁宗廢郭后論*
 王安石論*
 盆景說*
 夢禪居士得仙圖記
 李顯忠邵宏洲論
 五家墳記
 郭子儀論**
 張柔論

各篇名後附*的十六篇，題同《萋香軒文稿》，但刪去「跋」，且文字不一定相同。附**之〈梧門先生詩序〉為《萋香軒文稿》中〈法梧門詩序〉所改寫；〈郭子儀論〉為《萋香軒文稿》中〈郭汾陽論〉之改寫。

《棗窗文稿》下卷有一〇一頁，亦有文二十五篇，其中僅〈駁陸雲士著蘇子卿納婦異域論〉為《萋香軒文稿》中〈蘇子卿納婦異域論〉所改寫，其他皆不見於《萋香軒文稿》。換言之，裕瑞於編訂《棗窗文稿》時自《萋香軒文稿》刪除了〈梁武帝築淮堰論〉、〈梁武帝臺城論〉、〈樊學齋記〉與〈駁范氏胡氏通鑑綱目華夷論〉四篇。雖前兩篇有楊芳燦跋云：「二論千古卓識，筆挾風霆……。」《棗窗文稿》下卷之〈梁武帝論〉則幾乎是完全重寫。

《棗窗文稿》中自《萋香軒文稿》所取的二十篇可分三類：

(一) 完全保留：如〈風雨遊記〉與〈風雨遊記後〉。

(二) 內文稍改：如〈郭汾陽論〉云：「古賢之建樹立行，必審時度宜，周詳

遠矚，務期終臻完善而不屑于小効近功，因非可與樂成不足與謀始之徒可望門墻者也。」〈郭子儀論〉改為：「古賢之建樹立行，必審時度宜，周詳遠矚，務期終臻完善而不苟求小効近功，因非可與樂成不足與謀始者同語也。」

（三）刪改甚多：如〈喬知之論〉在《萋香軒文稿》中為：「喬知之者，武曩之臣因妾而罹族誅者也。此無關鉅要，似不足論。適見《綱目》發明之語，大有不原情處頗不能平，而好辯之心莫之能禁矣。《綱目》載……故舉族而殉一妾乎？是非咄然易曉，不意發明亦效尤于羅織也，必責其失，當究其本。彼時世事不思遠害，尚安然圖宦達，畜美色，則感召不祥應有自矣。」在《棗窗文稿》中除文字稍改外，文末並增長文，成為：「喬知之者，武曩之臣因妾而罹族誅者也，見《綱目》發明之論不原情處裏有未平者。《綱目》載……故舉族而殉於一妾乎？不意發明亦深文效尤于羅織也。必責其失，當究其本。彼時世事不思遠害，尚安然圖宦達，畜美色，則感召不祥應有自矣。使起知之於九源，責其遭禍而不能割愛，履虎尾而受啣，伊心或服也。責其寄詩之際故拼族而為之，伊心必不服也。即責其不能預料受禍，勢所必至為不明，伊亦未必服也。嗚呼，聖賢之道不外人情，後世講學家無關切己，而肆意論人，議愈高學愈偽矣。」其他如〈符堅論〉、〈駁陸雲士著蘇子卿納婦異域論〉等改動更多，從略。

再者，《萋香軒文稿》中有幾處旁改，例如〈元魏子攸爾朱榮論〉之「胡后進毒弑其主……」句中「主」字前添一較小的「國」字，《棗窗文稿》該句即作「胡后進毒弑其國主……」。又如〈王安石論〉之「須師古聖之義……」句中「義」旁有點改符號及一較小的「意」字，《棗窗文稿》該句即作「須師古聖之意……」。

以上在在證明《萋香軒文稿》確是《棗窗文稿》的初稿本。

三、書法及文字寫法之商榷

前文已言潘重規以《萋香軒文稿》「真行書頗具晉唐人筆意，且所附評語亦均同時名士手筆」，故為裕瑞手稿，又以《棗窗閒筆》「字體頗拙，且有怪謬筆誤，如服毒以狗之狗誤為狗」，而很可能是他人所抄寫。但吳恩裕等卻以《棗窗閒筆》字體與裕瑞其他自錄之作品相似，確為裕瑞手稿。近年來如趙建忠同樣判斷〈風雨遊記〉初稿與《棗窗閒筆》的書跡，也認為：「感覺相同的字如出一轍，不同的字在運筆特點上也反映出書寫習慣的同一，個別文字起、收筆雖稍有異，然承嬗之跡

顯而易見。」¹⁹ 但他們都未顧及以下幾點：

- (1) 該「文稿」寫在「碧玲瓏牋」上，知非付梓之用。字體異於付梓所用者，是合理的。
- (2) 同一人在不同場合、不同時期或為不同目的之筆跡，可能有所差異。
- (3) 其中多篇曾請友人品評，必為親自書寫，方合舊時代文士之禮數。

近年來因許多裕瑞著作已公開發行，而知上述九種詩文集中，除《萋香軒吟草》與《樊學齋詩集》外，其他皆為裕瑞「自錄」後摹寫鐫版，故筆跡鑒定更為方便。如圖三所示，圖三 a 為《棗窗文稿》接近楷體之正文，圖三 b 為嘉慶十七年(1812)之《棗窗文稿》序文，圖三 c 為《棗窗文續稿》道光八年之自序。雖皆付梓之文，顯然已有差異。《萋香軒文稿》乃嘉慶八年所寫的正行體稿本（參閱圖一），筆跡有所不同，似無何可疑處。

為免判斷筆跡易流於主觀，以致難能形成共識，黃一農在《棗窗閒筆》中挑出十五個他認為「寫法較具特色」的字，並與裕瑞「自錄」各書中之字跡對比。發現這十五個字幾乎均可找到相近的字體，故「可合理推斷這是同一人的習慣性寫法」。但《萋香軒文稿》中這十五個字的筆跡，約三分之一與自錄諸書不相似。他特別提出其中「明」字的寫法有「明」與「明」兩種。他說：

《萋香軒文稿》共出現八個「明」字，但此字在裕瑞自錄書中則大多寫作「明」（共數十個，「明」字僅出現數次），故《萋香軒文稿》是否裕瑞自抄，仍有待進一步研究。²⁰

然此說並不正確。字體同異與目的、場合、時間有關，已見上文。至於「明」與「明」兩種寫法的統計結果也有問題。以裕瑞自錄之《瀋居集詠》而言，雖「明」字至少用了十一次，包括：頁十五下一次，頁二十上下各一次，頁二十二上、頁三十四下、頁四十五上、頁四十九下、頁八十一下、頁九十八上、頁一百二下及頁一百二十五下各一次。「明」也至少用了九次，包括：頁二十二上、頁三十四上、頁四十五上、頁五十五下、頁七十五下各一次、頁一百十二上二次與下一次，以及頁一百十九下一次。更堪注意的是，頁二十二上的同一首詩中，「明」、「明」各用一

¹⁹ 趙建忠：〈清人裕瑞齋名「萋香軒」誤刻「淒香軒」釋疑——兼談《棗窗閒筆》的稿本筆跡問題〉，《紅樓夢學刊》，2012年第5輯，頁49-56。

²⁰ 黃一農：《二重奏：紅學與清史的對話》，頁495。

次（圖四）。可知是他隨興而為，並無一定的「習慣性寫法」。

實際上，《萋香軒文稿》的〈風雨記遊〉也用了一次「明」，《棗窗閒筆》除多用「明」外，其中〈鏡花緣書後〉還有另兩種寫法的「明」（圖五）。換言之，「從統計學的角度」不能推論出裕瑞的習慣性寫法是什麼，也不能證明《萋香軒文稿》非裕瑞自抄。

綜合以上之討論，淺見以為潘重規先生民國五十五年之觀點無誤，《萋香軒文稿》「殆亦裕瑞自書」。

四、附論：《棗窗閒筆》的誤字

依據高樹偉的深入研究，《棗窗閒筆》絕非偽書²¹。又從筆跡看，應是裕瑞自抄，但何以「狗」竟寫成「狗」呢？黃一農認為：

當我們辨讀古人之字跡時，確有可能因書寫之連筆或不清而將右半邊之「旬」、「句」中的「日」、「口」兩字根混淆。²²

但所舉的六個例子皆非楷體，故「旬」寫如「旬」或「苟」寫如「苟」。其實，裕瑞本人也偶有這種寫法。如〈喬知之論〉中「而殉（於）一妾乎」的「殉」字，右半邊在《棗窗文稿》似「旬」（圖六 a），而《萋香軒文稿》則為「旬」（圖六 b）。然《棗窗閒筆》中「狗」字是楷書，「狗」中之「口」是正楷體（圖六 c），不可能是「日」之另種寫法。故淺見以為不能類比，即不能由此論斷「狗」可以寫成「狗」。潘重規於〈影印《萋香軒文稿》序〉中所謂的「怪謬筆誤」實為裕瑞之誤寫。

按《棗窗閒筆》所評論之《鏡花緣》出版於嘉慶二十三年，《棗窗閒筆》中的「寧」皆避道光帝御諱而寫為「寧」或「寧」，故應成稿於道光年間²³，且很可能是在道光八年底獲赦回京之後。當時裕瑞已年近六旬或逾六旬，精力已有所不逮，《棗窗閒筆》於第一篇標題即有誤寫，〈程偉元續紅樓夢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書後〉中之「九十回」是「八十一回」之誤。因此，將「狗」誤寫成「狗」，應是合理的

²¹ 高樹偉：〈裕瑞《棗窗閒筆》新考〉，頁 1-28；〈也說紅學史大懸案——有關《棗窗閒筆》的幾個故事〉。

²² 黃一農：《〈棗窗閒筆〉新探》，頁 4。

²³ 黃一農：《二重奏：紅學與清史的對話》，頁 499。

解釋。

結 論

經由上述之各點討論，可證《萋香軒文稿》應如潘重規先生民國五十五年所言，乃裕瑞親自書寫的文稿，無庸置疑。



圖一：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本之樣張

清豔堂近稿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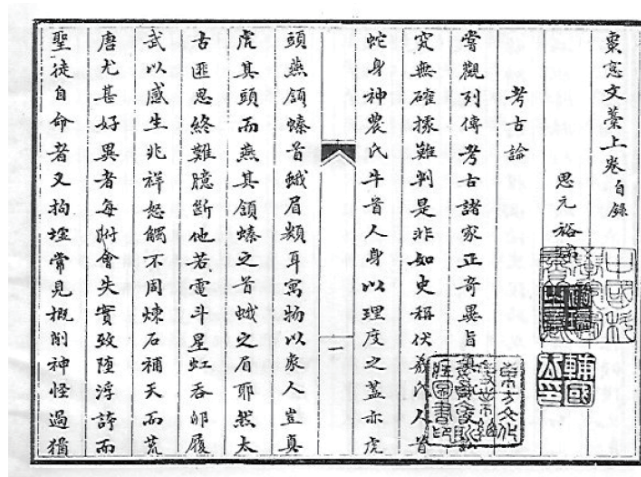
樊學齋已刻稿不若一體不在
 一家蓋作者讀書終自出己眼不
 捨古人守法慧故其所作論圖贊
 動者似太白者里似山谷者其下
 止揚升卷真中高者壽乎編
 詩三玄余自於獨嚴作者既隨就
 余至時對之不下而終以傳世之
 以時相有權也茲又去不咸辰去
 近作一冊取語彙進兩力為在
 多所三三家似仿家梅村祭酒
 雖把青眼白眉有促氣飲未
 甚詞此亦以為杜村片取以為樊學之商
 也作五有千方他身識文親三一
 炯在耳一散似天漢序友事校勒
 職身多致信勇代
 嘉慶宸批再集著錄卷之節吳鼎跋

圖二 a：吳鼎筆跡：《清豔堂近稿》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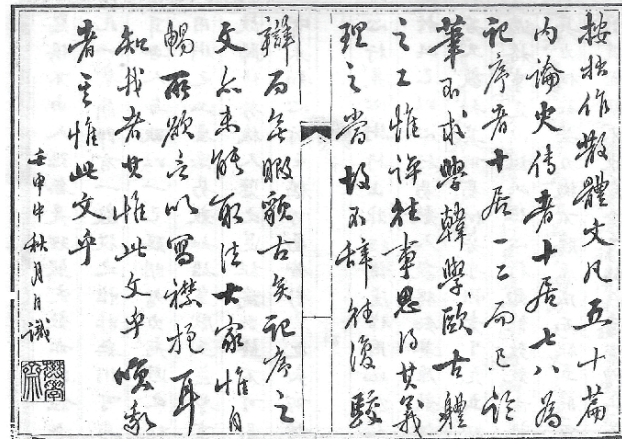
夏言論
 喬之知
 論涇川
 叢書張
 東山史
 疑高光
 郭汾陽
 論
 善疑善勤筆墨以赴之櫻嚴所
 謂精真洞然如觀掌果者也
 昔人尚勸冠策公讀實光傳况
 言之不學有甚焉者乎不能委
 化兼賢乃与人家國事徇之固也
 此首直是臣樹之言一既吳鼎跋
 末三行斬然森然山立劍削真不可
 放之師前頭議論平允或議於傳亮
 以麟經為憫之書者諸僧豈明綱目多
 以此者安得此筆一止之吳鼎跋
 論古人目光如炬始不為曲說所障
 又楞嚴所謂其心豁然而得大無礙者也
 吳鼎跋

圖二 b：吳鼎筆跡：《姜香軒文稿》中之四條評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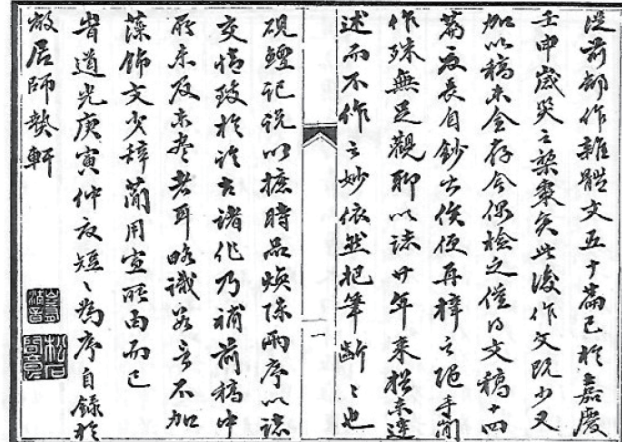
圖三 a



圖三 b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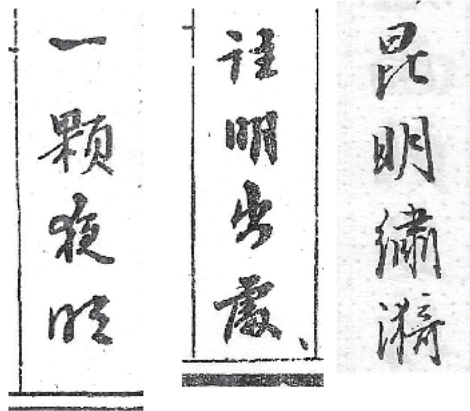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三 c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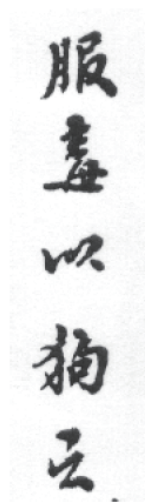
圖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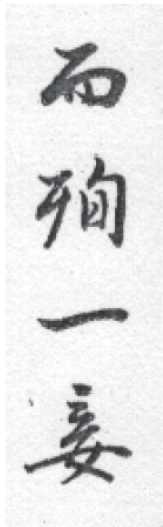
鏡花緣書後

風雨遊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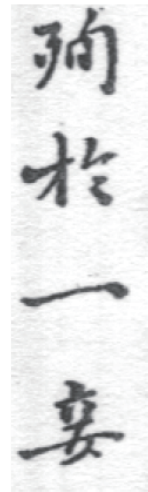
圖五



圖六 c



圖六 b



圖六 a